



四碗汤下肚，浑身每一个毛孔都眉开眼笑，初平阳觉得幸福的早上就应该是这个样子。假如这是标准，那他过去的很多年里都是不幸福的。可是，有多少人能在一个冷雨浇身的早上让所有毛孔都眉开眼笑呢？可见，对绝大多数人来说，以不幸福开始每一天是生活的常态。

现在他们在船上，穿雨衣戴斗笠。老何划船，初平阳扶好搭在凳子上的背包，以防被雨水湿掉。天阴得浓郁，看不出雨什么时候能停下。身上渐渐凉下来，但他心情很好，他在回家的路上。东边的天上还在打闪，雷声忽远忽近。有极遥远的闪电划过天空时，巨大的光穿透阴霾和雨帘，像有头暴躁的动物在天上为非作歹。几年前，初平阳去东北，在夜晚的白桦林边上看见远处连绵不绝的闪电，只看见闪电，听不见雷声。那闪电映照到他所处的清朗的夜空

东西沙岸二十余里，所见情形大同小异。舒莞屏看得心惊肉跳。“原来这就是捕蜚场！这更像屠宰场！海蜚，鱼，还有人，都一起流血！”他叹息，愤不可抑。可是巨涌和风中谁都听不到他的声音。他明白，眼下境况不是一月一年，而是一直如此。他不敢想早已开猎的月初，那时冰矾还未融尽，大风与涌流多么尖利。他想到此行之重：必要与头领商定万全之策，止息血腥。他不认为巡督只是一个空泛的头衔。沿海岸往东直走，那里是隔河相望的渔场了。陪同的士兵说，最大的捕蜚场其实在西边，那里有数条河汇入海，是更大的海蜚汇集地。“也可能是风向和海流的缘故，从开春到夏末这一段西边水汛最忙，一到秋天，就是东边这一段了。”他们当中一个年纪稍大者说。

七个总营派来的卫士，再加上原来四人，从东部海边绕一道弧线，返回车辆那里，大约要跋涉十多里。他们在无数的水汛沙丘中辗转，冒着陷入泥沼的风险。中午时分吃了一点干粮，忍住饥困。备好的食盒留在车上。“咱们带了大咸刀鱼、玉米饼和红豆粥，还有一壶瓜干酒哩！”营中卫士说。没有办法，走吧。为了更加安全，他们只好绕得远一点，走近一溜窠子。这是腌制海蜚的地方：一辆辆车子停在窠子中间，抬木斗的人络绎不绝，斗中是捕获不久的鲜海蜚。海蜚卸下来要大声报数，由记账人分给那些穿了油布围裙的女人。她们蹲在自己的沙坑前，坑里铺了隔水的油布，里面是盐粒和白矾。一只只肥大的海蜚像死去的章鱼，拖着彩色长须按到坑中，挤压拍打，再搓上盐粒。女人的脸和手、露在外面的水叉胳膊全是冻伤，是血口，和海蜚长须的

下，如同很多只天蝉在扇动银白色透明的大翅膀。他当时的描述是：天蝉振翼。

“御码头也能搬？”初平阳说，“乾隆是在那个地方上的岸。”

“人都死了，说他在哪儿上岸他就是在哪儿上的岸。”老何顶着风雨说，他划船的样子比那张脸要年轻，“沿风光带管委会的领导说，要让乾隆到繁华的地方上岸，就把御码头搬到风光带里了。”

“刻着御码头字样的石碑呢？”

“那块几百年的破石头啊？进博物馆了。弄了一块新的，比老的大三圈，黑底金字，太阳一照都晃眼，进了风光带你就见着了。他们让我跟儿子也搬过去，当船夫，给间屋住，叫什么‘御码头船坞’，发工资，工作就是天天把看景的人摇过来送过去。”

“那挺好啊。”

“好个屁！扮清朝人，穿死人的衣服，我不干。这辈子我做自己还没做出个味儿来，倒去演别人！再说，那哪是摇船的地方！没菖蒲没芦苇，连根草毛都没有，没土没泥的，摇船像走水泥路。我家老大，我儿子，这个理儿你跟他十辈子也说不清楚，他就知道人多热闹好，拿工资好，跟水、跟草、跟泥都不亲，我这船他正眼都不带看一下的，屁大的事也要夹着水蹦子去。他就跟你闹。闹我也不去，老婆子的坟还在屋后头呢，我不能把她一个人撇在这里。初家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初平阳不置可否。这事说不好，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活法，你把他捆在荒郊野外也不见得有理。他跟水、草、泥土和船不亲，也许有他的道理，现在还有几个年轻人想跟这些东西过到一块去？他们要天大地大，要繁华高亢，要漂

亮光鲜，二十出头，他们要得着，到了他初平阳这个年龄，过了而立往四十数，喧嚣和热闹可能已经不重要了，你让他要他都没心思要。“我们说点别的吧，何叔，你说你小屋前也是个御码头，到底有多少御码头啊？”

“搞不清楚，真真假假的。我小时候，能见着像模像样的御码头，这段三十里地的运河，有三座，后来都拆得没影儿了。来场运动就砸，破四旧，皇帝嘛，都是封建的坏东西。臭狗屎现在成香饽饽了。有真有假。立块碑就是御码头。也没准儿，过运河的皇帝多了去，哪个脑子热了，进了水，要上岸撒泡野尿拉泡野屎，到村村镇镇里霸占个好看姑娘，他脚点地了，你能说那不是御码头？”

这倒真是，立了碑是，不立碑也可能是。沿风光带管委会就这么用“不可知论”跟你辩，你还真没办法。

本来初平阳只打算让老何送到对岸，他步行或者路上搭个车回家，老何不答应。但凡跟初医生有点关系的，一概要送，要不他死去的老婆都不答应，何况天还下雨。他们一路走一路说话，有一搭没一搭。老何像个话痨，初平阳明白说话可能仅仅是他打发时间的一种方式，相当于自言自语，不是非得要你个答案；但你来我往中，初平阳还是跟他实话实说，这次回来主要是想把房子给卖了。大和堂要卖？不是大和堂要卖，是大和堂的房子要卖，他需要钱。当然，花街上的大和堂从此也不会再有了。初医生夫妻俩将要去三百公里外的另一座城市，那里有另一个大和堂。初医生的女儿、初平阳的姐姐初平秋和丈夫在他们生活的城市里开了一家大和堂，

中西医结合营，场面很大，让父母去给他们坐镇。小两口都是医学院毕业，一个学医，一个学药，待人和气，孝顺父母，有一个三岁的女儿，他们的事业和生活现在都急需父母的帮助。那干脆就铺盖过去吧，正好儿子需要钱。

“我能多句嘴吗，初家兄弟，”老何小心地在很多雨线的后面张开嘴，“你干什么需要那么多钱？大和堂可是两层楼的大房子啊。”

“念书。”

“你都念到了北京，还念？”

“到国外念。耶路撒冷。”

老何听明白了他要出国留学，但不知道耶路撒冷是个什么东西。初平阳没告诉他耶路撒冷在以色列，老何也不会知道以色列在世界的哪个地方。不知道地球是圆的，我们照样可以过得好好的，百分之九十的人的确就不需要知道。但是老何还是很高兴，耶路撒冷好啊，名字都好听。初平阳说，他就是因为这名字好听才要去的；你听，耶——路——撒——冷。老何想，蒙我，读书人把事都想得深远，你会为一个好听名字跑去念书？他不相信。好船夫是不会随便走下道的，天下的道理都一个样。

“你看这船，”老何指着身后赶上来的一艘单放货运船，“到前面的岔路口就得拐弯。”

看不出那艘船是运什么的，油布把货物遮得严严实实，吃水很深。柴油发动机患了哮喘，震得运河都跟着抖。驾驶室的一块玻璃坏了，临时找了件衣服挡风雨。一个小伙子打着伞，光着上身穿着大红的三角裤衩站在甲板上往运河里撒尿，看见老何的小船，缩着身子对他们挥手。这家伙可能是直接从被窝里爬出来的。

(未完待续)

去老万玉家

○张炜（连载59）

红色混在一起。

两个女人与计数的男人发生了争执。女人小声分辩，男人瞪起大眼骂了一句。一个女人扯扯另一个女人，萎到一边。男人仍不饶过，跟上一部，揪住女人的耳朵提起，让她伏到一叠记满了数码的纸上，使劲将她的脸按上去。女人脸上的血和溅落的海蜚碎屑印在纸上，男人愈加愤怒。他将女人掀翻在地，又踹几脚。女人双手护脸嚎着：“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！”男人放开她，走向另一个女人。这是舒莞屏路过时发生的一幕。憋儿拉起倒地的女人，那个挥动拳脚的男人骂着脏话。憋儿把他提高地面，扔在一个脏臭的水洼里。

这个腌蜚地只是小小一角。前边是连绵十里或更长的一片窠子。这里都是女人，来自沙堡岛南部山地和平原。她们从一大早坐在沙坑前劳作，直到第二天凌晨，饿了吃一点随身带的黑面饼，喝一口陶罐里的水。大约凌晨两点，她们才一拐一拐回到窠子。舒莞屏蹲在沙坑前问话，得知她们全凭每天腌制的计数领取银票，不过不是每天领取，而要等到月底。如果因病因事中途离开，所有计数就全部废掉。许多女人带着孩子，他们跟在母亲身边做活，在窠子四周奔跑，捉小螃蟹。一个女人边哭边做，问了才知道，她的孩子就在前

些天跌入泥沼，她早晨返回时才发现孩子没了。

舒莞屏和憋儿钻到窠子看了，发现只能躬身爬入。没有床铺，整个地面铺了厚厚的蒲草。窠子角落是一个泥巴锅灶，一个盐罐、一个咸鱼坛子、一把干菜。舒莞屏看到墙壁上有一抹血迹，反复追问，得到的是一个吓人的故事：那是上一个季节留下的痕迹。起因是半夜闯入一个男子，是北边沙岸的捕蜚人，他不光蹂躏了女人，临走还从角落里搜出了银票。女人苦苦哀求不要抢去两个月的血汗钱，他理都不理。女人最后只好摸到剖鱼的刀子，横着一抡。

因为在腌制场耽搁太久，回到车上已是太阳西斜时分。余下的时间要么赶回总营，要么按原来计划向西。舒莞屏望天色，对几个随员说：“我们继续吧，难得这样的天气。”车子启动，车夫甩响鞭子。卫士说要向西边的营地，起码要过三座木桥：“不过，今晚咱们大概只能看一个分营了。那里的头儿叫‘锅腰’，是个不错的人。”大家商定就在“锅腰”的营地过夜。

总算驶过了一座小桥。直着往北，听到了熟悉的喧声。这里的怪柳和蒲荻比任何地方都高大茂密，里面不断传出尖利或粗重的吼声，像禽鸟又像陆地动物。士兵说这儿有一种既能四肢伏地又能用

下肢站立奔跑的怪兽，模样像狼又像獾，人们叫它“花面虎”，很是可怕：“它们并不吃人，只喜欢把人抱一阵胳膊。听人咯咯笑是它的一大喜好，人笑啊笑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最后就死了。”“还有这等等异兽？”舒莞屏大惊。卫士答：“河西这儿连海匪都不敢来，什么怪事都有。不过这里的捕蜚场是最富庶的，每季为银库提供的银票是东边渔场的总和。”憋儿小声说：“大人，上次小棉玉提调，就是在河西这儿出事的。好生凶险。”

临近捕蜚场，舒莞屏让车子和两个卫士先去营部，自己与几个人走向轰轰作响的海岸。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，火把燃起前正是海蜚发疯时。“这些没眼没爪的怪物，总是在黄昏前猛冲，好像要赶一场大餐似的。”憋儿喊着，因为海浪实在太大了，“过去要用大网网捕它们，如今伸出抓钩就行。有一年，网里拉了一个非驴非马、不是鱼也不是海猪海豹的家伙，长了猫头鹰似的脸，手脚有蹼，眼大须长，肚子光亮，是个母的。它有小牛那么大，站起来像人一样高，总是抹泪，还时不时地作揖呢。据说一位巡视的官人见了，命令拉网人把它放了。结果这官人得了福报，第二年升了两级，还要娶了一房美妾。”几个卫士拍起了手。

(未完待续)



○陈彦（连载13）

“好好好，温如风。南书记把你的事交给我了，有问题我会向书记汇报的。走，到我房里说去。”

“你个跑计划生育的，能管得了何首魁？再说你的眼睛老在天上，哪有心管地上的事。”

这货不是当着书记面点自己的炮捻子吗？气得安北斗都想踹他一脚，但还是忍着说：“我负责让何所长把你的事当头等大事来抓，好不好？”

南归雁也发话了：“你就听安干事的吧，他要处理不好，再来找我怎么样？”

温如风看南书记这么客气，也就不好再说啥了。他还朝南归雁的床上看了看。床的确很窄，并且码了半床书，仅够一个人来回翻身。一镇的人都在传说，过去的书记床很大，人又胖，跟妇联主任在上面“谈心”时，把半边床都压塌了。新来的书记为了吸取教训，只弄个单人床板，还支在外间，故意把窗户缝隙也不糊严，谁想看尽管看去。都知道书记半夜还在批阅文件，在看书，在搞调研报告。温如风一路下了那么大的决心，最终还是没有在书记的窄床上睡下去，就跟安北斗出来了。

刚一出门，安北斗还真踹了他一脚：“给我做醋是不？我看星星咋了，误了谁的啥事？”

“你还踢我？”

“我就踢了，咋了？”

“你是干部，不是上小学、初中那阵儿了。”

“要放在那阵儿，我直接把你揍扁！”

“安北斗，你咋不敢当着书记面揍呢？”

“走，回去当面揍！狗坐轿不服人抬的东西！”

“你再说，我可真睡到你书记床上了。”

“睡去，书记刚好一个人，寂寞着哩。”

“我真睡呀！”

安北斗一把又将他箍住说：“睡死呢睡，走！”就硬是把他拉到自己房里去了。进房也没好话：“你就在这儿待着，我去派出所老何那儿了解情况，你要不老实，我就让他把你铐了算了。”

“你敢！有吃的没，饿了。”温如风要得有些理直气壮。

“没有。”他嘴说没有，却从一个箱子里拉出两包方便面来：“吃死你！自己泡去，该不要我喂吧？”

温如风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。

安北斗气呼呼地出去了。刚出门，他又返身把照相机拿上了。

“你可别只顾看星星，我还急着呢。”温如风说。

“操你的闲心。”然后他狠劲把门拉上走了。

在去派出所的路上，他又对着天空照了几张。这么美丽的天象，也只有几个娃娃在跳着喊着看，还被大人追着回回撵，说天不早了让麻利上炕。

他到了派出所院子，果然见偏斗摩托上铐了四五个人，都是讪皮搭脸的样子，有一个还在打瞌睡。而他们头顶这阵儿流星雨下得正欢实，却没一个朝天上看的。

所里正在“挑灯夜战”审讯人。叫驴还坐在一旁看热闹。

安北斗把何所长叫了出来。他跟派出所老合作，有那破坏计划生育的，派出所时不时也得上手。老何就是脸黑，脾气对路了，啥话也都能说上。“咋铐了这么多人？”他问。

何首魁说：“几个哈屎把人家五星村一户人家的两个娃，双生子，一回弄去卖了。气得婆娘上吊了。娃他爷去撵人，栽到沟里摔死了，快绝户了！”

“人都抓住了？”

“逃不出这几个货，我今晚非把他们蛋黄都掏出来不行！”

只听隔壁审讯室叫驴大喊一声：“你还犟，何所火眼金睛，你个小毛贼还想翻出他老人家的手掌心，老实交代！”

安北斗就说：“这么严肃的事，咋能让叫驴掺和呢？那就是个偷鸡摸狗的货。”

“实在没人手了，叫驴跟着跑腿连补贴都不要，撵人比干警还快些。”老何说。

“那也不能瞎掺和，算咋回事嘛！容易让群众对派出所，尤其是对你产生看法。”

“看法顶屁用，拿人归案才是硬道理。没办法，案子成倍增长，正式人手就这几个，昨天撵逃犯还骨折一个。都想弄大钱、发大财，歪门邪道就都出来了，把我何首魁累死，案子存量还是一个劲地增长。上边还嫌我们破案速度慢，我总不能萝卜快了不洗泥，搞些冤假错案吧？”

“那倒也是。我今晚来……”

何首魁把手一摆说：“你不说我也知道，是不是你们村上那个推磨的，到南归雁那里告我状了？”

“你咋知道？”

“派出所是吃干饭的？都告到所长头上了，我能一无所知？那我还办辣子案呢。”

(未完待续)